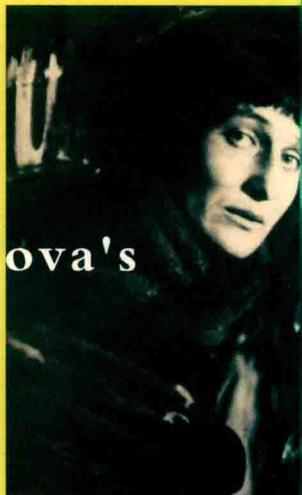


fl 文学馆

林贤治 主编

Akhmatova's
selected poems



没有英雄的叙事诗

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王家新 译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林贤治 主编

Akhmatova's
selected poems

没有英雄的叙事诗

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王家新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 / (俄罗斯) 安娜·阿赫玛托娃著；王家新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10

(文学馆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8746-0

I. ①没… II. ①安… ②王…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5857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邹蔚昀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
MEI YOU YING XIONG DE XU SHI SHI; A HE MA TUO WA SHI 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2.875 2插页 |
| 字 数 | 270,000字 |
|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8.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

王家新

1

阅读和翻译阿赫玛托娃，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我个人经验的增长，伴随着我对一位伟大诗人的不断认识和发现，当然，也伴随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种种巨变。

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就被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对阿赫玛托娃的描述和我那时读到的一些诗作（如高莽等人的译文）所吸引。90年代初期，诗人荀红军翻译的一组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见《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1989），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一位诗人不同寻常的天赋，而布罗茨基那篇《哀泣的缪斯》（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1990），则以高屋建瓴之势和精辟过人的阐述，拓展了也提

升了我们对一位伟大诗人的认知。

而我自己，1997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期间，曾用数月时间陆续阅读阿赫玛托娃英译诗全集（Zephyr Press，1990）和阿赫玛托娃英译散文选《我的半个世纪》。我被诗人对苦难历史的承担、在地狱中的冒胆穿行及其反讽品质所深深吸引，除了翻译出《但丁》等七八首诗外，我也在这次阅读基础上写下了一篇长文《没有英雄的诗：阿赫玛托娃画像》。它是我对阿赫玛托娃的一次致敬，同时我也试图以此与我们自己时代的写作建立一种更深刻的关联。

近些年来，随着我对俄苏诗歌的重新投入，随着我对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的翻译，我又开始阅读和翻译阿赫玛托娃。我于2014年出版的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曾收有一辑“阿赫玛托娃后期诗”。这个辑名本身就体现了我的关注点及翻译的重心所在。我当然也对诗人早期以爱情遭遇为主要内容的诗感兴趣，但我更为她后来的像“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这样的诗篇所振奋，为她的“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的诗人命运所吸引，她在后来迈向一个伟大诗人的风范以及以三言两语就透出一个时代的大手笔更是让我折服。

对于阿赫玛托娃，我想中国读者多少都了解一些：诗人191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就引人注目，两年后的《念珠》令更多的人倾倒，此后还出版有《白色鸟群》（1917）、《车前草》（1921）、《耶稣纪元》（1922）等诗集。诗人的早期诗以简约克制的形式，坦露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情感。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她在沉默多年后又投入创作，毅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量（“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名声”），1940年完成以儿子被捕、监

禁为题材的组诗《安魂曲》（生前未能公开问世），1946年受到粗暴批判，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此后在艰难环境下默默写作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成为她一生的艺术总结。

不止一人说过：纵然在20世纪20年代后阿赫玛托娃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罗斯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作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并注定会受到一代代人喜爱。但阿赫玛托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她注定要被诗歌“留下来”，以完成一种更艰巨、更光辉的命运。她的自《安魂曲》以来的大量中后期作品，不仅展现出“承担”的巨大勇气，也体现出更成熟的心智和更“老练”的诗歌技艺，包含了更丰富的精神和艺术启示。这就是我对其“后期”深感兴趣的原因。或者说，我当然为诗人从早期就展现出的诗歌天赋所惊异，但我更关注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她是如何承受和发展，如何达到一个伟大诗人才具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

3

说来也是，2016年6月底，正值奇异的“白夜”时节，我有机会访问了圣彼得堡。对我来说，彼得堡是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更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因此一到那里，我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阿赫玛托娃的旧居——靠近彼得堡市中心的“喷泉屋”。

“喷泉屋”为一座18世纪巴洛克式带花园的府邸，本属舍列梅捷耶夫宫的一部分，苏联时期变为公寓楼。诗人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搬进“喷泉屋”三层上的公寓并与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普宁同居的。诗人在这里陆续生活到50年代初。现在，“喷泉屋”已成为纪念馆，为人们展现着诗人中后期令人感叹而又惊异的命运。一踏上通向它的曲折楼道，

我就想起了诗人的一节诗：

对你，俄语有点不够，
而在所有其他语言中你最想
知道的，是上升与下降如何急转，
以及我们会为恐惧，还有良心
付出多少代价。

这不仅是诗人自己后半生写作生涯的写照，也是我对这位“说俄语的女但丁”如此感兴趣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正是我们自己在“上升与下降”之间“急转”的陡峭命运把我推向了这样一位诗人。

4 至于“穿过楼道拐角处的平台”（见《没有英雄的叙事诗》），置身于那一套有着四五个房间的公寓中，“叙事诗”中的一切就在眼前了。在带有几面壁镜的“白色客厅”里，我静听着“那些已不在人世者 / 穿过镶花地板的脚步声”，然后，从餐厅里摆放的普希金画像，到小起居室里莫迪里阿尼当年在巴黎为阿赫玛托娃所作的画像（诗人曾说那是她的全部“家产”），我满怀激动地观看着（间或从窗口眺望那个带风景的花园）。至于处在房间角落里那斜靠的沙发座椅和带老式台灯的小书桌（正是在那里，她与来访的以赛亚·伯林彻夜倾谈），我则有点不敢轻易靠近，仿佛那搭在沙发椅上厚重的沙发布，也像是刚刚从诗人肩头滑落下的大理石披巾！

正是这次访问，使我下决心要把《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译出来。“下决心”，一是因为在汉语中已有了两三个译本

（高莽、汪剑钊和晴朗李寒的），我再译有必要吗；一是这首长诗难度太大，它高度复杂而又隐曲，把个人的记忆与广阔、繁复的历史文化熔铸为一个艺术整体——“盒子里有着三重底”！

而我感谢这次经历，不仅因为它促成了我的翻译，更重要的，是使我自己终得以“盘旋而上，在一个时间之塔上 / 站在了阿赫玛托娃的窗口”（见我这次访问后写下的《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一诗）。

在彼得堡期间，我还专门去了诗人晚年所生活的科马罗沃。严格说来，阿赫玛托娃一生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即使生活了多年的喷泉屋，也属于“寄寓”。50年代后期，时局有所松动，列宁格勒文学基金会在距城40公里外的科马罗沃疗养地分给了她一处简易木板房。诗人的晚年大都在这里度过。她不仅在这里获得了安宁，还得以回望一生，写下了大量回忆性文字和诗作，如《科马罗沃速写》等诗，正是在该诗前，她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的那句著名短语：“啊哀泣的缪斯。”

1966年3月5日，诗人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而这是她写于当年2月的最后的诗句：

必然性最终也屈服了，
犹豫地，她自己退闪到一旁。

阿赫玛托娃，这位“哀泣的缪斯”，以她苦痛而伟大的一生，以她自身的惊人耐力和创造力，在最后甚至让命运的“必然性”也“退闪到一旁”！

遵照诗人的生前遗愿，她安葬在科马罗沃。带着最轻微的脚步，我们在寂静的松林间找到了那片墓地。她没有葬在彼得堡著名的公墓里，而是选择了让她信任的科马罗沃的笔直松树来“守护”（“只有镜子在梦见镜子 / 寂静在守护着寂静”）。黑色的金属十字架下，是平躺的简朴墓碑，而在墓园的护墙上，则有一个以诗人年轻时代的肖像为原型的侧面头像浮雕——那即是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的萨福”！

几乎要抑制住泪水，我在诗人墓地待了近20分钟。临别时，又回头深深鞠了一躬：再见，“哀泣的缪斯”！我们要永远保存你的词语，不，是你的词语会永远伴随着我们。而我作为一个译者，不仅要把你的声音带入汉语世界，也要赋予你的每一个字词以力量！我要做的，就是忠实于这科马罗沃松树下的誓约，这涌上的泪水，这一阵贯穿周身的战栗……

二

《在深色的面纱下她绞着双手……》，这是诗人1911年写下的一首名诗。在阿赫玛托娃的全部创作中，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抒情自白与戏剧抒情诗这两大类（虽然这两类诗又往往交织在一起）。该诗就堪称是诗人早期“戏剧抒情诗”的一个标志。它是如此独异，像一出小型戏剧，不同于通常的抒情诗。它是诗人自身遭遇的戏剧化，而又让女主人公一开始以第三人称“她”的身份出现……

对阿赫玛托娃的早期创作，已有大量的研究，我很认同这样的说法：她是“一个遭遇型的诗人”（“a poet of encounters”）。她很少空泛地抒情。她往往从受折磨的具

体情感经验出发。美国诗人斯坦利·库尼茨就曾这样钦佩地说：“是的，她能够紧紧地抓住一个场景。她具有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场景想象力’（a scenic imagination）……”

令人惊异的是，该诗中的女主人公痛苦而又冲动（附带说一下，该诗首句的那个动作，人们大都译为“紧握双手”“握紧双手”之类，我译为“绞着双手”，以体现其神经质气质），但写这首诗的女诗人却显得异常克制。她只用场景和人物自己的言行来表现或暗示（如该诗的最后一句“别站在外面的风里”）。这种同自身的经历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反讽性观照的天赋，在所有时代的年轻女诗人都属罕见。因而布罗茨基会这样说：“阿赫玛托娃是真正的现代主义者。说到现代主义，我指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之前从未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当你完全被撕裂后，你仍然要遵循特定的审美要求……都不能让自己疾言厉色大声叫嚷。……在我看来，阿赫玛托娃比曼德尔施塔姆更加克制和内敛。她有着卡瓦菲斯所拥有的东西：面具。”^[1]

说到“面具”，阿赫玛托娃并不需要特意戴上它，她只是从一开始写诗就显示了一个成熟诗人才具有的经验辨别力和艺术分寸感，或者说，她一出道就带着了那种洞察一切的目光。而这不仅是风格意义上的。她拒绝粉饰。她敢于正视自己生命中那种内在的冲突和悲剧性的真实。她的许多诗把一切都写到一种令人惊心的程度，而又暗含着一丝反讽和一

[1] 引自《布罗茨基谈阿赫玛托娃》（与沃尔科夫的谈话录，见附录，本文所引布罗茨基的话，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该谈话录）。

种不失身份的悲哀。这使我意识到：阿赫玛托娃的诗并非简单地来自一种表达冲动，更出自一种教养。她的优雅、高贵、反讽品质、敏感性和控制力都来自于这种教养。布罗茨基曾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明之子”，我想这也是指向以他和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诗人的经历：1889年生于敖德萨，父亲是海军舰队工程师，母亲受过良好教育，后来随全家搬往彼得堡，入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1905年父母离异后，曾在基辅就学。11岁时，她就知道她将会成为诗人。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并加入“阿克梅”诗派，她的早期诗集在革命前的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热爱她诗作的读者甚至发起过“《念珠》接龙”活动。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她视彼得堡为她的“摇篮”，她一生都忠实于她的圣彼得堡，并以普希金、勃洛克、安年斯基的继承人自居。但她的趣味和眼光，像她在《没有英雄的叙事诗》中所描述的那一代人一样，很早就突破了俄罗斯语言文化传统的范围。她在1909年写下的《读〈哈姆雷特〉》一诗，就以《哈姆雷特》中的悲剧女主人公自居：

一条正好通向墓地的尘灰路。

路那边，一条河流闪现的蓝。

“去修道院吧，”他说，“或是
嫁给一个傻瓜——随你的便。”

那就是王子挂在嘴上的话，
而我一读就永远记住了。

多少年过去了它仍然闪闪发亮，
就像貂皮披风之于一个人的肩膀。

而这样一位诗人的命运，生逢一个历史大灾变年代，就不能不注定是悲剧性的。正如雷菲尔德所敏锐指出的：“阿克梅派诗人是那样倾心于统一的欧洲文化，因而面对几个世纪以来的交流和统一体的瓦解，他们只能感到恐惧。……凶兆把阿赫玛托娃变成了一个卡桑德拉，把勇士古米廖夫变成了一个‘被诅咒的诗人’，并赋予曼德尔施塔姆《石头》中的最后几首诗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洞见……”^[1]

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神灵赐予而拥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特洛伊战争后被俘，并遭杀害。

而历史注定会把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位“幸存的卡桑德拉”变为哀哭者和铭记者，变为一个“咬紧淤血的嘴唇”的“先知”。日丹诺夫骂得很“对”：阿赫玛托娃是“旧世界的代表人物”，她的诗是一种“来自遥远过去的幽灵，它总是与苏维埃现实格格不入”。这样的批判恰恰从反面揭示了阿赫玛托娃的意义所在：她是一位为“记忆”而准备的诗人。当生命之爱遭到破灭，或一再蒙受时代的羞辱，那永远的普希金，或勃洛克，就会为她出现，并同她至死守在一起：

[1] 见唐纳德·雷菲尔德《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和创作》（《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王家新译，花城出版社，2015）。

在记忆里，犹如在一只镂花箱柜里：
是先知的嘴唇灰色的微笑，
是下葬者头巾上高贵的皱褶，
和忠诚的小矮人——一簇石榴树丛。

这是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写下的一首名诗。那时，她的亲友们大都亡故，死于镇压或流放，她的圣彼得堡也早已更名为“列宁格勒”。但是，她仍活在自己的“旧世界”里，打开这只隐秘的“镂花箱柜”，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甚至“是先知的嘴唇灰色的微笑”，而一簇石榴树丛，也因之成为“忠诚的小矮人”——附带说一下，这个意象和原诗在字面上有出入，但是，这不正是阿赫玛托娃的诗？

10

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贝科夫曾这样比较过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一个“大体上属于旧约诗人”，一个“属于新约诗人”：“阿赫玛托娃并不祈求仁慈，不盼望同情——在她的世界里，盼望是有损尊严的事情；形式纯粹、无杂质的隐忍精神，坚如磐石。这也是旧约的世界。”^[1]

我想，也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忠诚、隐忍和爱，这种生来所背负的“记忆和道德的负担”，使她在火灾般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罗得之妻”的形象。当然，这是对《圣经》的借用：由于所多玛人罪孽深重，上

[1] 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帝决定降天火惩罚，事前遣天使叫罗得携妻女出走，但“不可回头望”。罗得之妻忍耐不住，出城后回头一望，变成了一根盐柱：

但是谁将为此恸哭？

她的丧失和死亡有何意义？

我的心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人——

她付出自己的生命，只是为了那一瞥。

在那个时代，谁都知道这样做的意味，谁都知道“为了那一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后来致阿赫玛托娃的诗中会特意提到这个形象：“不，不是盐柱，是你五年前用韵律固定的 / 罗得妻子的形象，蒙眼而行， / 为我们克制住回头看的恐惧。”

11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那个阿赫玛托娃：她迎着可怕的咒语“蒙眼而行”，却又为更多的人“克制住回头看的恐惧”！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女性！

他们用雪擦拭

你的身躯，你不再活着。

二十八处刀伤

和五个枪洞。

这是痛苦的礼物，

因为爱，我缝着。

俄罗斯老大地，你就爱

舔着血滴。

不仅如此，这些受难者的母亲，承受着最大的悲痛，但又因为这非人的苦难和牺牲而让人不敢逼视。阿赫玛托娃为她自己也为整个民族要求的，正是这种悲痛母亲的地位，这种不可冒犯的神圣性。《安魂曲》中“钉上十字架”一节，即把这一主题推向高潮：“天使们齐声赞颂这重大的时刻，/而苍穹在烈火中融化”，却无人敢于向“母亲默默伫立之处”投去一瞥！

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的这部伟大作品，因而连布罗茨基也会这样感叹：“阿赫玛托娃做出了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相联系，她创作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公民（civic）诗歌，你可能会说这些作品预言和描绘了20世纪所有的恐怖……”

12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布罗茨基的那篇长文会题为《哀泣的缪斯》。也正因为这篇著名的文章，阿赫玛托娃在中国很多读者的心目中成了“哀泣的缪斯”的化身（如按布罗茨基的原题“*The Keening Muse*”，应译为“哀哭的缪斯”，它要更强烈些）。而这一称呼原来自于茨维塔耶娃。这又让我联想到曼德尔施塔姆《哀歌》中的名句“女人的哀哭混入了缪斯的歌唱”。这混入了哀哭和血泪的缪斯的歌唱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歌唱。这就像诗人自己在《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前记中所说的：“这个不可见的合唱队是这部作品永久的保证。”

“我们知道此刻什么被放在天平上”，这是阿赫玛托娃1942年在战争时期写下的名诗《勇气》的开头一句。她知道自己在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当然也知道什么被放在历史和良知的天平上。如果说《安魂曲》中的诗人是歌哭者、见证人

和铭记者，《没有英雄的叙事诗》一方面转向对过去时代亡灵的招魂，同时又伴以对同代人的审视，甚至伴以对历史的控诉：

去问问任何一位我同时代的女人，
任何一位囚徒，流放者，苦役犯——
她都会尽力让你明白——
是怎样的恐惧让我们变得痴呆，
我们又是怎样为集中营，为监狱，
为断头台而抚养孩子。

这一节诗因为太尖锐、沉痛，曾只能以省略号的形式出现在《没有英雄的叙事诗》的早期版本中。但是，它一经说出，就不可磨灭。它不仅真实灼人，在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位诗人的声音里也获得了它不可辩驳的权威性。

13

但是，除了言说真实的巨大勇气，对苦难的承担，过人的洞察力和天赋，作品中那种悲剧的力量和神圣性，阿赫玛托娃自己对“身为诗人”这一角色和命运的把握也使我深受教益。我想，正是作为诗人的诚实和某种在她那里日益增长的反讽品质，使她在苦难中听命于一种“更高的意志”而又不陷入虚妄，使她日益高傲、明澈而又“活在真实中”——

我现在不会为我自己哭泣，
但是别让我在大地上充当见证，
使失败的金色印章
打在那些未受惊骇的眉头上。

这是诗人晚年所写下的一首四行诗。即使在她的《安魂曲》中，也有这样专门的一节：“不，这不是我，这是另一些人在受苦。/我从来承受不了如此的苦难……”而我们同样受震动于这样的“低调”，因为它真实而又感人！

我曾在文章中谈过阿赫玛托娃意义上的“没有英雄的诗”。这是我参照该诗的英译*Poem without a hero*和一些研究资料而译的，而现有的一些译文均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不过，我仍倾向于把诗人的这首长诗，乃至她一生的创作都置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解读。我也很认同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的英译者赫姆斯切米尔所说的“我了解得越多，也就越钦佩她的勇气，她道德上的正直和忠实，她的智慧，以及，是的，她在悲惨境遇中的那种幽默感”。的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阿赫玛托娃：她的诗，无需英雄的存在；或者说，这种诗里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叙事，但依然是诗，而且是真实的诗，高贵的诗，震动人心的诗。正是这样的诗在今天依然保持住了它的尊严和魅力。

我不是什么先知，
 我的生命不过是一湾清浅的流水。
 我只是不愿对着监狱钥匙的叮当声
 歌唱。

在诗人在世的时候，人们已用“先知”或其他的神圣名号来称呼她了。而这就是她的回答。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也更令人起敬的呢？她教我们的，是作为一个诗人“道德